



孟子古義

二三

□ 12  
3035  
2



2.12  
3035  
2



孟子古義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伊藤維楨述

此篇記孟子在齊始末及去齊以後事甚詳疑公孫丑之所記云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朱氏曰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

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

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言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故

日誠齊人也蓋鄙之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

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

或人問答以明管仲之不足期也曾西曾子之孫或曰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然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專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

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

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丑復問也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由猶通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

耳譏管晏不能勉其君以王道也

此言管晏之不足法因明齊之易王也中間

引曾西之言以祛時俗之惑明白的當無復

可疑而後世儒者猶疑子路之不能為管仲

者何哉凡為政有才有學有才而無學則不

知為政有學而無才則不能為政有其才而

無其學若管仲是已。若子路既有政事之才，而又與聞聖賢之道焉。設使其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則奚止十倍曹丕。其得湯武之君，則在伊呂伯仲之間，可推知也。曾西猶艱然於或人之言，況謂子路而不及乎。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弟子丑自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稱也。滋益武王克殷，周公相成王，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

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當猶敵也。殷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大甲太戊祖心盤庚皆賢聖之君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故家勳舊之家也。微仲膠鬲皆紂時賢臣名。

此言文王方殷家遺風猶存之時，故其起之

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齊地方千里。雖三代王天下之盛。亦不過於此。且民居稠密。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四境。言國廣而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

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憔悴。困苦貌。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又

言時之易為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

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也。置。驛。郵。也。所以傳命也。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所得之功。倍於古人。由時之易為。而

德之行。速也。此言齊以大國。而當衰弊之極。其勢之易為。與文王異也。

右第一章

人皆以王道為迂闊難行而不知其本甚切實萬世易行也雖以孟子之論著明若此而千載之下人未有得其肯綮者惜哉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

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承上章又起

之位任大責重使夫子得位將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孟子曰否我四

十不動心孟子言我年到四十自不動心蓋知

也曰若此則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古血氣之勇士丑借之以

贊孟子不動心之難丑不知道曰是不難告子

先我不動心告子名不害孟子言不動心本非

十能不動其心則可知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不動心之不足為至也道猶方也術也凡不動心亦有其方或以勇而

能或以理而勝故曰有而下文又引黜舍子襄

等事以明之若聖賢之不動心本道明德立不

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非術之所能及也因丑

問有道理乎故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

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

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膚撓

肌膚被刺而撓屈

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本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孟子言勦之不動心其法專在於勇而務敵於人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吾於戰視不可勝者亦如可勝者初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孟子言舍之不動心其法亦在於勇而專求於己者也二子之不動心皆以勇而能本不足論孟子引之者蓋明不動心之非難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

賢猶勝也約要也謂所守得其要也子夏之勇未聞恐當作子路曾子之勇所告子襄者是也蓋子路務敵於人曾子反求諸己二子之勇各有所似然非所以擬之也嘗學問與聞聖賢之事故孟子欲其易曉而各配以告之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

**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子襄曾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憚懼也往往而敵之也言以勇能之不如以理勝之為愈也舍雖勝於勦然其所守專在氣而不如曾子自反而直之義強氣剛為自得其要也曾子之事雖非勦舍之比然以理勝之則又不知道明德宜自然不動之為至也蓋孟子借之以明以理勝之事非

孟子古義 卷之三 六 古義堂藏  
曾子之極也勿以辭害意可也。○竊按昔者以下至吾往矣當在孟施舍似曾子之上若此則文順而意明矣。

右第一節明不動心有術以能之而非儒者之極致也。凡天下之事以力至者似難而實易不可以力至者似易而實難若聖賢之不動心其道德隆盛不期不動而自不動非用力之所能至也。故似易而實難其以力至者或有術以能之若黜舍不動心是已故似難而實易蓋學問之功全在居仁由義而不動

心特其餘事耳若能知言養氣則至其年長力強不期不動而自然不動設令或少動亦不足為害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可見其未四十時猶未免於動學者苟知此則其於道思過半矣而古今學者以不動心為學問之至而不知其皆出於俗見而非聖學之蘊也佛氏之學亦然彼蓋以空寂為道故以此為至亦俗見焉耳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



聞與丑復問夫子之與告子其不動心之不同如何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之學以知言養浩然之氣

為要告子之說與此正相反故孟子先舉其言而於下文斷之不得於君之不得不得

於言謂我心與聖賢之言不能相得和順也不得於心謂雖欲為善而不得如其心之所欲也

告子意謂言外也氣末也故不得於言而求之於心則心固為之動不得於心而求之於氣則

心亦為之動但當堅制其心而不可求助於外以致之動也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誦告

斷之而言苟於心無所欠闕則不可必求助於氣故其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未為善猶之

可也為其急本而緩末也至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我心先與道離其不可也必矣非以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為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

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體

居移氣養移體之體指耳目四肢而言所謂小體是也其視聽動作各是一事而氣為之總要

故曰體之充實者也與中庸所謂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語意相類暴厲也言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雖可然有所未盡故又言其本末相因次第以告之言志者心之所存主而為氣之將帥固

不可不持焉氣雖不若心之尊然志至高者其氣必怒是於道有害蓋志易過高而難持久故

欲持之其氣暴厲則不能優游饜飫而自成故氣欲其無暴焉此志之所以為至極而氣之天

之也告子之言不循其理欲遠勝人皆暴其氣之所致也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

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持志專一則必不及乎氣故不免其動守氣專一則自不至乎志故亦為之動而又申明氣壹動志之害曰如人之顛躓疾趨專在於氣而無所思慮故心不免為之繆亂失其措置焉由是觀之不致養於氣而任其自恣則心不能不動亦如此此氣之所以不可不養也

右策二節心有主宰而氣無主宰心因思慮而能動氣不因思慮而自動當喜怒哀樂而不自覺能喜怒哀樂者心也雖喜怒哀樂而不自覺

其喜怒哀樂者氣也臨三軍而要其不怯者心也我雖要其不怯而自不免其怯者氣也故志固不可不持而氣亦不可不養焉何謂持志何謂養氣亦曰仁義而已矣此孟子之本旨也學者徒知講文義而不知孟子之本旨如何是亦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類耳

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前已論告子不動心之非而未明其所以不動心故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丑復問夫子何所得而獨能長知言者知言之邪正而不惑也上自聖賢下至於諸子百家之言明知其是非邪正而成敗得

失之所由亦無不辨也浩然盛大之意浩然之氣即我氣之盛大而不餒乏者也蓋人雖皆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然逡巡畏縮不敢為善者是我氣餒乏而未盛大也苟善養之則浩然盛大不可禦止故能知天下之言則我心有所主善養浩然之氣則其心自有主故能不動此孟子所以不必不勤而自不動也

孟子之學其要在存心養性而知言即存心之功養氣即養性之功也蓋知言則心存心存則智明智明則於言之是非邪正自無所迷惑故知言為存心之功而性本不動因氣而動苟養其氣則性得其養故養氣為養性

其之功讀孟子者徒知其言之有殊而不知其有所歸宿可乎可見持志養氣亦曰仁義而已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盛大流行之體有未易以言

語形容者故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直無所助長也言欲養浩

然之氣者自居以至大自處以至剛而無所助長復無所害則其氣盛大不可限量蓋以其難形容故以所養成者告之也

此言養浩然之氣法也至大至剛即養之之

法乃後篇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先儒做體段說可謂誤矣浩然二字既說體段不可復言至剛所謂浩然者亦唯有盛大之義而不見至剛之意且與前難言者自不相合既是至大至剛何難言之有故知是言養氣之法也學者見其名義自當知之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對也合也謂相須而不相離

也言其氣以道義為配而能盛大無限若無道義為之配焉則饑乏而不足有為也是集

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集義猶言

積善也謂平生所行無一不在義也襲掩取也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慊快也言是氣也事合義無所愧怍而所生者非可且以義掩襲得之也其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則心有所不快而其氣饑乏不足有為矣告子不知義而外之其不動心何足取哉上文兼言道義而此獨言義者因告子之失而言之也外者疎之之辭謂外而行之非棄而不取之謂後篇所謂長楚人之長亦長吾必有事焉而勿正句心勿忘勿助長也朱氏曰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

傳曰戰不正勝是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此言助長之害也。言助之長者天下之通患而其害甚於為無益而舍之者也。

右第三節孟子之學以仁義為宗而所謂浩然之氣亦指仁義之功用而言。蓋有仁義之

心則有仁義之氣。仁義之氣即浩然之氣。非外仁義而別有浩然之氣也。觀後章所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及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則浩然之氣即為仁義之功用可知矣。而此章單言義者。蓋雖為告子不知義發然仁者必有勇則固不須言。而至於行慊於心則義之用為重。故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學者苟能達孟子之意則七篇之中說浩然

之氣者多，豈止此章已乎哉。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諛，偏陂也。蔽，遮隔也。諛辭，有所偏重，故聽之則必有所遮蔽。若楊墨為我兼愛之教，是已淫放蕩也。陷，沈溺也。淫辭，無所拘檢，故聽之則必有所陷溺。若莊列虛無荒唐之言，是已邪邪橫也。離，叛去也。邪辭，不遵其義，故聽之則必離叛。正道若蘇張揣摩俾闔之術，是已遁逃也。窮，困屈也。遁辭，能護其短，故聽之則必困屈不行。若佛氏體用色空之說，是已孟子言天下之言不一，而其弊之所極，大小淺深各以類應焉。諛淫邪遁，生於其心，則蔽陷離窮必害其事。吾言，即萬

世不易之說，雖後有聖人出，必不約而自合，故曰必從吾言矣。又明其非諛淫邪遁之類也。○按此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前後不同，必有一誤。今以事理考之，大曰政小曰事，而凡事必自微至著，自小之大，自然之理也。當從後篇為是。

右第四節知言之方，本非一途，其於天下之言，能知其邪正，復知其流弊之所，極而後為能知言也。然其所重，不在知其病之所由生，而專以知流弊之所，極為要。故孟子論諛淫邪遁之害，而次之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

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聽誠淫邪遁之辭則其弊各以類而不可除也先儒謂四者相因然觀後篇曰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又曰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不必兼舉四者而其序亦不同則知四者各是一病而非相因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公孫丑問宰我子貢善言語冉閔顏子躬有德行故善言之而孔子兼之蓋知

天下之言則於己之言宜無所不能然自謂不能于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浩然之氣則是兼數子之所長也而有所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孟子引夫子子貢問答之辭以拒丑之言也惡驚歎辭也智者知道之無竊故學而不厭仁者愛人而不已故教而不倦仁智合一存於聖故子貢因夫子之言而知其為聖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

所安。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其有全體，但木廣大耳。安處也。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

孔子則於此數。孟子不欲以孔門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孟子比擬之，蓋謙之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丑復問孟子於此，曰不同道。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以清為道，伊尹以任為道，

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以明己之所願學，獨在孔子且以示學者之標準，三聖人事詳見篇末及

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公孫丑問也。班齊等之貌。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斷伯夷

子非所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孟子前言三聖之

同，蓋以百里而王天下，即仁也。故孟子於後篇直以此為仁也。

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語唯夫子得能當之。

而唯孟子得能言之。蓋學問之大關鍵，古今

之大疑難，學者知道與否，實決於此。何者？學



以知萬世不易人倫之道為極外此更無至道更無妙義夫子之所以為萬世立極者乃明此也故學者實識此而後可以識孟子之意識孟子之意而後可以知夫子之聖生民以來未嘗有之實也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至阿其所好污卑也三子智足以知聖人之德假使其識趣卑汚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必可信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言夫子之德之盛遠過於堯舜也子貢

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等差也猶言品題也言夫子能見禮等之而不違猶身在堂上能辨堂下人曲直非有他聖人而未有可比夫子者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麒麟毛蟲羽蟲之長埴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拔也萃聚也言聖人之生固異於眾人然亦不

免於爲其類若孔子之聖則於羣聖人之中又出類拔萃最極其盛也

右第五節因公孫丑之問論伯夷伊尹之德斷之以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蓋道大者其傳也廣德盛者其澤也遠堯舜天子也孔子匹夫也然堯舜之治天下但見效於當時而不見傳於萬世之遠若吾夫子則其教大被四海延及萬世凡有生之倫莫不涵濡乎其化循率乎其教猶日月之繫于天而萬古不墜也雖異端百氏之徒亦不得置喙於其

間豈不盛乎故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唯孟子能知之故斷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并引三子之言而證之先儒以謂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或以萬鎰譬堯舜九千鎰譬孔子陋哉

右第二章

此章今分作五節解之其說各詳于前大抵世之爲學者以不動心爲極功以

浩然之氣為一段大事求之于仁義之外可謂大誤矣夫道者莫大於人倫莫尊於仁義孟子說浩然之氣者亦所以發明夫仁義之旨也學者苟能實識此則於聖賢之言冰解的破而古今之所疑世儒之所誤不復待辨矣不知丑能求孟子之旨得到此否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惜乎學者之不能求之于近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以力假仁者本無是心徒因其力而外假仁之名以行之也以德行仁者躬有此德故無適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非仁也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力服人者有意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也若夏殷之民服湯武猶疑於其為利孔子布衣初無勢位而七十子之服之尤可見其心服故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以喻之詩大雅文王之謂也

右第三章

人見王霸之效皆能足以服人以為無  
所輕重故孟子舉力不贍中心悅之  
不同以辨假仁與行仁之真偽邪正也  
鄒氏曰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  
若此章之淡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  
猶惡溼而居下也朱氏曰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夫其得之也  
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

者在職

貴德者尚其德而不棄也尊士者敬其在職位則公卿睦於上庶民親於下國家問暇

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國家問暇謂時無王者所謂王者之時不可不預防備禦修明其政治也詩幽風鴟鵂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處也予鳥自謂也下民謂在巢下之人也言鳥之備患如此誰敢侮之為猶治也孔子讀詩以為治此詩者當自知道也今國家問暇及是時

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般旋也般樂樂而樂之意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

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詩

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太甲商書篇各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孟子又引詩及書以結上文之意戒禍福之至皆己之所招也

孟子嘗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

然又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此章亦云今國家間暇又曰及是

時或稱其時或稱是時皆明時之不可失孟

子蓋為當時諸侯深歎惜之也

右第四章

仁則榮不仁則辱理之必然也而人每

去仁而樂不仁不實知之過也故孟子

為之反覆曉喻可謂詳切矣而中間又

引孔子讀幽詩之言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則知聖門所謂道者本在於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間而非高遠不可

及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市廛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

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王政之要如前篇諸章之所云無敵於天下即仁道之極功必然之明

效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入之心

不忍入之心者謂不忍害入之心

所謂無欲害人之心是也蓋人之性善故先王皆有不忍入之心隨觸即應不能自已

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矣以不忍入

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不忍入之心

政即所謂仁政是也有不忍入之心而無不忍入之政則雖治天下亦無難為者矣運掌上謂甚易也

以不忍入之心行不忍入之政此一章之大旨王道之至要蓋言治天下之本不假外求

在擴充不忍入之心耳何哉王道之學儒者

之專門所謂存心養性萬般功夫皆由是出

非若異端之外人倫遠日用而別為道者也

以此章徒為論性情之理者非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

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

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應非由此三者而然可見不忍之心固有於己而可以為

也。此言不忍之心人之所必有本非有所為以證性之善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氏曰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入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言由入皆有不忍入之心而觀之此四者之心人之所必有者也。然而世或有無此心者此亦禽獸也耳故曰非人也。或有惻隱之心而無羞惡之心者有之或有辭讓之心而無是非之心者有之故孟子歷言而戒之也。

孟子以無四端之心者為非人者是以禽獸待之而不復以人理論也。孔子所謂下愚是也。已其所謂性善云者就凡有四端於我者而言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耳目口鼻也。故謂天下之性皆善而可也。然生而無耳目口鼻者世或有之。人或有無四端之心者亦如此。故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倘初無之則其言必不如是也。其以孟子為言天下之性皆善而一無惡者亦不



深考焉耳。天下之於智，非一也。然亦不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本也。言

辭讓是非之心，乃仁義禮智之本能。擴而充之，則成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之端也。先儒以仁義禮智為性，故解端為緒。以為仁義禮智之端，緒見於外者，誤矣。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

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言四端之

所固有，猶四體之具於其身，故自謂不能而不為者，是自賊其身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導善者，是賊其君者也。蓋深戒自棄之罪也。

仁覆天下，仁之極也。而推其本，則出於不忍

之心。故孟子之教，雖通上下而言之，然此章

專為在位者戒。故此節既舉自賊之罪，而又

言賊其君之過，非泛而言之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也。充，大之也。不曰

者，無四端者，頑冥無智，教無所施，本所不論。故就其有四端者而言之也。言凡有四端於我者，不知擴充，則無知之何。苟知擴充之，則猶火然泉達，而不可遏也。而又明其得失之機，而令人

孟子古義

卷之二

告子上

三十一

十四 古義堂藏

皆有斯心擴而充之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而四海之遠無難保者不然則父母之至近猶相阻隔不能事之足保四海者指擴充之至成仁義禮智之德而言以結上文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之意

先儒以爲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非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斯心則能不忍於物豈待其發見而擴充之乎孟子所謂擴充云者平日從事於斯以其所不忍不爲而達其所忍所爲之謂非必待發

見而擴充之也若謂待其發見而擴充之則是以一心而又察一心也且欲以一心而察四者之發則知應接無暇力不能給而四端之心有事則發無事則否間斷之候多而用功之日少先儒蓋以仁義爲性而四端爲已發依文解義而不知差繆之至此不亦疎乎

右第六章

此章孟子示人學問用功之端莫要於此所謂指南之盤夜行之燭而七篇之

言皆從此出可謂至親切矣蓋孔門之  
教以仁爲宗故孟子首論不忍入之心  
又推言四者之端皆有於我也嘗試論  
之四端者吾心之固有而仁義禮智天  
下之大德也四端之心雖微然擴而充  
之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而足以保四  
海猶火之始然星星焉耳扇而熾之則  
可以燎原泉之始達涓涓焉耳疏而導  
之則可以放海故苟知擴而充之則仁

義之心日就月將其勢自有不可遏者  
矣孟子嘗言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  
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  
爲義也所謂達云者卽擴充之謂而擴  
充卽學問之事也然觀其曰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則知性之善不可恃而  
擴充之功最不可廢後世儒者專知貴  
性而不知擴充之功爲益大不實知孟  
子之旨故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入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函甲也匠梓匠作棺賣者言矢人與函人其性非異而仁不仁之不同者術使之然巫者利人之生匠者利人之死亦然蓋習與性成心與業移講武者每思亂習文者必願治術之不可不慎如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此言以明不可不處仁也言里有仁厚之俗人猶為美而居之至於身之所處則不然豈非不智之甚乎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非有所錫而人自尊之故曰天故曰人之安宅而莫之禦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而不為是不智之甚也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人役使令奴僕之類孟子因論不仁之事而遂推及下三者猶前章因論惻隱一端而歷舉羞惡辭讓是非三者也  
如恥之莫如為仁  
為仁則衆德交修而無為人役之恥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反求諸己即不責人而自盡己之謂

右第七章

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而莫之禦者乃一章之大旨也孟子平生所以教人之

言莫切於此蓋仁者無封爵之命而人不得而賤之豈不尊爵乎無藩籬之防而人不得而犯之豈不安宅乎苟身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不期為人役而自不免為人役猶不知所以反求諸己豈非弗思之甚耶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常人之情告其過則必不悅唯子路勇於遷善故禹聞善言則拜禹知善言則必不聞過而喜其得改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善之速不唯聞過而喜也

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言舜之所為又路者善與人同則我之善猶人之善人之善猶我之善初無彼此之別也故雖自以為善然人

不善之則舍己以從人大要其心之所樂者在於取人之善以行不自我為之也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耕稼

陶漁謂側微時孟子舉舜之事言其樂善之誠始終如一而不少變也而又釋之曰其取人之善以行之於己者是與人共為善而不獨為之也君子之德孰大於此

右第八章

此章蓋明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

間然如禹與子路不免猶有人己之別  
至於大舜則不然故孟子於章末備論  
其取善之周而結之曰君子莫大於與  
人為善大抵人之望聖人以為獨專其  
智而不待取於人殊不知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者本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  
眾善以成其德必也舍己從人如舜而  
後可以為大智矣何者道者天下之公  
道而善者天下之公善也故知道者不

以善私於己而必與人同其知天下之  
善非己之所得而私也所以雖行人之  
所難行為人之所難為然不足以盡天  
下之善唯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後可以  
盡天下之善此舜之所以大於禹與子  
路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

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也塗泥也鄉人鄉里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潔也亦不屑就者言伯夷平生不以就為潔故諸侯善辭命而至則當受而不受者是亦不以就為潔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不屑去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居柳

下隘惠進不隱賢直道而行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亦不屑去者言惠平生不以去為潔故援而止之則當去而不去者是不以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朱氏曰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故能致道德之盛而無一偏之弊蓋清則至於絕物絕物則隘斯遠乎仁矣和則至於弄物弄物則不恭斯遠乎禮矣此君子之所以不由也

右第九章

孟子嘗以伯夷為聖之清，柳下惠為聖之和，而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何哉？蓋人之行偏於一，則必造其極，然不能無弊。故非隘與不恭，則不足以滿其清和之量，而造清和之極，則亦不能無隘與不恭之偏。所以百世之下，聞其風者，人人興起，可見其造乎至極之地，而亦足以見其不能無偏。如堯舜孔子，則

自不如此，蓋以其德全而無迹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趙氏曰：天時謂

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郭外城環圍也。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而四面攻圍，則必有得天時方位之吉者，而不能

勝是地利雖小，而不可廢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

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言守禦之具雖備而不得民心則遺棄之而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界限也。言守國之本在得民心而不在也。三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戰必勝矣。言仁者之戰，若不得已而戰，則必勝。

此言有國者高城深池不足恃焉，唯以得人，和為本，而得人和之道亦曰仁而已矣。所謂

得道者多助，正謂此也。

右第一章

此章其言簡，其理明，若衍而繹之，則積作一部大書亦可矣。讀者熟翫深思，勿

忽諸。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王齊王也。齊王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託疾辭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

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仲子趙氏以  
為孟子之從昆弟或曰孟子之子未知孰是采薪之憂謙辭言病不能采薪也仲子權辭以對使者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  
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  
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景子唯知敬之末而未知敬之實也曰惡是何  
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  
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  
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嘆辭以仁義勸景子曰  
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  
似然景子言非謂不敬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

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慊恨也少也孟子言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因引曾子之言云人爵在彼天爵在己吾何自慊哉而又言曾子非以晉楚為不義而慢之是或有一道也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達通也言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言齊王唯有爵而無齒德豈得簡賢者乎此所謂一道也

論者或謂孟子之於齊王禮似甚倨蓋不然也以湯武望其君者必以伊尹周公自任以

桓文期其君者必以管仲趙衰自處孟子之

於時君未嘗不以湯武望之則其自待之重固宜然非俗士小人之所得而知也豈可以

為倨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為之君大有為所作為非常之君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所謂所不召之臣也朱氏曰先從受

學師之也後以為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

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

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

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

為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孟子子自謂也

右第二章

孟子嘗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此章云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皆人臣事君之模範固知以趨走承順為事者之不足以為忠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

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

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

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

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

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故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孟子在齊無遠行之事亦無戒心則未有所處也義豈可受其餽乎貨取謂以貨財見取也

右第三章

君子之處事無大無小一於是而已矣但或事同而理異事異而理同是君子所以貴於精義也非孟子之言豈能釋陳臻之疑哉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陸齊邑名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曰不待三言一失之則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使然非我所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救與芻矣求救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

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他

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

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周禮四縣為都，又小曰邑，大曰都。孔，大夫姓也。誦，言也。為王誦言，其語以諷諭之。王於此知其罪之在己而謝之。

右第四章

徐氏常吉曰：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

於人必有所濟，若一切諉之於不得為

則君亦何賴於爾，民亦何賴於爾哉。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靈丘，齊下邑。朱氏曰：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蚺

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不行而不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

趙氏曰：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綽，綽寬。

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有餘，非有官守言責者比。齊人所以譏孟子者，亦猶尹士之見耳。孟子不欲暴王之惡，故託言若此。

右第五章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孟子雖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

事何也。孟子為卿於齊，故曰齊卿。丑見驪悉治齊滕路，遠然終不與驪議使事。者，若有所畏，憚然故問之也。曰：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夫指王驪言。彼既治行事，我復何言。

右第六章

孟子處齊卿之位，豈畏左右便嬖之人乎？唯其寬厚有容之風，不與小人角勝。而小人自遠，丑之所能識哉。○輔氏廣孟子曰：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己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

亦不為已甚之疾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魯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治之也。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事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拘於法制，而不得用之得之

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

獨無忤乎？比，及也。形盡曰化。忤，快也。言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朱氏曰：送終之禮，所當得

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右第七章

此章言人子事死之至情，可謂備盡矣。蓋葬埋之禮，出於人心之所不能已，而非為人觀視之美已也。故得之而又有



財古之人不憚為之。孟子之厚葬其親，亦何不可。充虞不達此義，漫為疑者，何哉。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

曰：沈同齊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

於子噲。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天子之不得受之。子噲故曰：其罪可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子噲之授子之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

之受皆有罪也。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是以燕伐燕也豈為勸之哉

有罪者，刑有國之常。然非士師則不可殺也。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况可不以其罪而縱私怨，罰之哉？燕虐其民，

罪固可伐然而齊之伐之非有弔民伐罪之意而徒貪其土地肆之虜掠則是以私怨殺入之類也豈王者奉行天命之心乎哉

右第八章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孟子初告王以順民心及再問之又

告以置君而後去皆不用以致燕人畔故慙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周公兄也武

王勝殷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兄弟之愛天下之至情也唯聖人為能盡之若逆探其惡而棄之則非聖人也其為過也不亦宜乎所謂觀過斯知仁斯之謂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  
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  
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  
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辨也言君子不免有過  
而不憚改之故能成其德小人之過非惟遂  
之而已又從而為之辨則其  
過愈濫而不可得改焉

孟子言此以深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  
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曰古聖人少曰  
右第九章  
能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而後可以論

聖人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苟  
識孝弟可以盡堯舜之道則知周公之  
過亦其所不免而其所以為聖人者本  
在於此體聖人之心以詔之後人非孟  
子不能若此明且盡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  
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  
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

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

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

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孟子曰

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

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言道既不行則義不

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

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朱氏曰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

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

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為市

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

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也

左望者既失之於此則又欲得之於彼也

罔謂罔羅取之也

右第十章

舊註引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  
 為不可孟子亦非不官為國人於式者  
 愚謂是非知孟子之心者也孟子嘗論  
 晉平公之遇亥唐曰士之尊賢者也非  
 王公之尊賢也以是觀之則齊王不任  
 孟子以政其修明湯武之道而徒欲授  
 之居室給之廩祿使國人有所矜式此  
 非待孟子之道也其不畱也宜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畱行者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

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

復敢見矣

弟子客自言齊宿齊戒越宿也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朱氏曰繆公尊

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畱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

子乎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畱我是所以為我慮者不及繆

公留子思之事則非我絕子而子先絕我也

右第十一章

齊王既不得待大賢之道客亦不知待大賢之禮豈足與有為哉宜孟子之不

中其無應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于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于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

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

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

得已也

孟子之言一見聽則天下之民舉安是孟子之所欲也不遇而去豈其本心哉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

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王之所欲在於霸習而孟子之所勸在於王道此所以庶幾乎其改之也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

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

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

之子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

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也窮盡也言小人本無愛君之心又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言而不知君子之道非小人朱氏曰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

右第十二章

朱氏曰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君子之於天下未嘗一日有忘世之心苟道所以利天下則悅而為之觀孟子三宿而

聖賢出畫則其仁天下之心固不以區區毀譽而有所渝尹士以世俗之見而疑孟天可當子然一聞孟子之言而自服其罪誠非碌碌者比後世事君者一有不合則奉身速去不復顧其君亦尹士之罪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充虞欲之憂兼辨己之惑故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孟子嘗欲藉齊以興王道不遇而去於是憂天下之心有見顏面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故虞不知以為不豫也

彼謂在齊之時此謂今日之時言皆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  
而聖人出間中間也言雖不能正五百年然其  
間又必有德業聞望名世者出而能致治也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數謂五百年之期以其時考之者謂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  
而孟子之生適當其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言未欲平治天下則固命矣若欲平治天下便非我則不可豈可以一時之不過為不豫哉  
聖賢之於天下其憂之也固切而於道之廢

與存心則安其所值未嘗有不豫之心也蓋  
其憂之者仁人之本心而若不豫之心則患  
得患失者之事聖賢豈謂有之乎

右第十三章

孟子去齊居休休地名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  
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蓋齊王敬孟子而郊迎於此也孟子始見齊王  
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朱氏曰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是時齊伐燕故難請去也



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權也聖賢之於事其不苟如此

右第十四章

古之於門人記此以終孟子在齊之始末

孟子古義卷之二終

孟子古義卷之三

伊藤維楨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此篇記孟子在滕及宋魯之間之事也初論王道之規模次辨邪說之害末雜記孟子答問之言皆學問切要之言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孟子

子是時在宋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生所稟之

賢雖各有殊，而其情無不好善惡惡，乃所謂善也。必稱性善者，證堯舜可為而堯舜可為者，乃以性善也。詳見告子上篇。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者仁義而已矣。堯舜之所以能為人倫之至者，亦不過盡仁義而已而仁。成覿謂

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

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成覿，人姓名，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

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欺其不我欺也。孟子復引三人之言，以明聖賢之

必可學而至，且勉世子以今滕絕長補短，將五

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絕猶截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也。言安於卑近，不能自勉，則不得為善國也。

右第一章

孟子之時，世衰道微，而功利之說淪入

骨髓，不唯不知仁義之為美，而自視甚

卑，以為不能行仁義，故特倡性善之說，

亦必稱堯舜以實之，而曰道一而已矣。

蓋性雖為善，而不由道以導之，則無以成其德。故孟子之言如此。若使後儒言之，必曰性一也，而不可謂道一而已矣。苟如其言，則堯舜與途人亦無以殊。豈有上智下愚之別也哉。夫雖以人之靈，然不能為鳥之飛、魚之躍，而於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無不能者，以其性之善。聖人與我同類也，然不能無少不同，必有道以一之，故不曰性，而曰道。學者審

諸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然友之鄉問於孟子。孟子時歸在鄉。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當時諸侯皆不行古禮，故孟子善其問。而引曾子之語而言孝子之道，當然也。曾子之言本出於孔子。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三年之喪，齊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日斬衰，緇之曰齊衰。疏，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禮有本有末，本者人之所當行，而不可須臾去身者也。末者，在所不必行，當臨時斟酌之。

故孟子特舉其本而告之。此行禮者之所當識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父，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子指文公諸侯，嗣立未踰年之稱，志記也。言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不可於己身更改之。蓋志所謂先祖，謂立法之祖，非謂後世壞法者。

父兄百官不知志之意，而妄引之也。曰：吾有所受之也。

趙氏曰：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家宰。歆粥而浚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家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浚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偃仆也孟子躒括夫子之語以答之而言但在世子自盡。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朱氏曰可謂曰知疑有關

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右第二章

古禮之難復。人皆歎之。然非古禮之必難行。而患無人之能行之者耳。先王之禮至孟子之時。破壞蕩盡。無復知者。唯文公能感於孟子性善之說。特舉行之。卒也。父兄百官。以為知禮。四方弔者。亦大悅焉。則知有文公之質。而後能得行之。若不然。則似終無可行之時。然非孟

子教之之法能得其要簡明條達使人易行則雖文公之賢亦未必能有行可見不唯文公之賢為美亦孟子之說能得其要故也

滕文公問為國朱氏曰文公以禮聘孟子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治國以農事為本故言農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

播布也孟子引詩證民事不可緩之意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力不暇給也民之為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見前篇是故

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儉則修己有制則無縱己之心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

仁不富矣虎之意本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以為君人者當與民共之而不

可專務為富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言三代取民之法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此為十分稅其一

也殷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周時亦如殷制而一夫受田百畝其法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二畝半通私田百畝言之則為以一百一十二畝半之地取中十二畝半之入其實重於什一謂之什一者蓋舉大數也徹通也周人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藉借也取借民力以耕公田之義也○舊說謂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如此則八家所收各均平而無多寡也然孟子嘗曰上農夫食九人上夫食八人中食七人中夫食六人下食五人言因用力勤惰而有此五等也然則謂通力而作計畝而收者其說不通

三代之制畝數雖異其實皆為百畝蓋夏后氏之五十殷人畫為七十殷人之七十周人

畫為百畝步有長短而地無廣狹何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下農夫食五人若夏后氏之制五十而井又貢其十一則不及百畝之半其所入不過足給夫婦之口若上有父母下有子弟則將何以食之故知夏后氏之制本不若此而二代之法亦皆不與周制異也班固有以公田二十畝為廬舍之說然孟子無其說且觀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則其無廬舍益明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龍子古賢人當時或用貢法或用助法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而貢法之害尤甚故龍子因其事實而言之非論夏殷之法

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也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

足則必取盈焉孟子解龍子之言如此狼戾猶豐年多取之民不為暴虐則寡取之至於饑歲則民糞田尚無所得食而反取其稅必滿其數不如助法從歲之饑穰以為登降之為得也然此特後世用法之弊夏時貢法必不如此不為也

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又言貢法之害盼恨視也稱貸謂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稱舉也貸借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

固行之矣此文疑錯簡今以文勢推之當在下文請野九一之上詩云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願天雨公田而遂及我私田也當時唯有貢法而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之可證故孟子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

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日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孫氏奭曰言庠者養者老於此故謂之庠校者



教禮義於此故謂之校序者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故謂之序然而三代皆於此為學而明人倫之序○舊解謂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愚謂古人質實不尚虛文豈無其實而虛加之名哉故今從孫氏說且前篇曰謹庠序之教左氏傳亦曰鄭人毀鄉校則是通用夏殷之名而亦無所謂學者舊解泥甚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不足與其澤足以及天下則與己自為王者無異矣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此專言井地之可必行而次之以謹庠序之

教也蓋教養相兼而以養為本實王者治國之常法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

而使子子必勉之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其戰主為井地之事故

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經界井田之區

域也孟子時井地雖廢而尚有其名故曰井地不均言經界不正則民每困於橫斂而仁政不得行苟正其經界則暴君污吏無所容私而分田制祿亦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

禡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朱氏曰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周禮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故孟子舉

周制而告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於世祿

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餘夫二十五畝於百畝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畝之田

圭田餘夫之制蓋於井田百畝之外別就空

閒之地以五十畝畫為圭田二十五畝畫為

餘夫以授之也後世講井田者以為畫天下

之田整如碁局苟如其說則九州之中無非

井地主田餘夫將何所授可謂誤矣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

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當時唯有貢法而助法盡廢故於是

詳言助法而告之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井田之法不止若上文所言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

與子矣言其要在隨地制宜以滋潤惠澤斯民而已耳

右第三章

井田之制萬世不易之良法也然其欲復之者或拘於周禮溝遂之法或疑於山林川澤之勢常苦不能行也是皆拘於上腐儒襲故承舊者之陋見不足與有為焉若有聰明疏通大過人者而得任

其事則固當自有良法不擾一事不病

而先王之法可立復矣而觀孟子

曰此其大略也則知方其時既不可知

其詳而後世諸儒之說皆其所臆度而

非先王之意也學者要當本先王之意

而不泥先王之迹酌古宜今使之可行

斯可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神農之言蓋後世誇大其事而託之聖人者也許姓行名也踵至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和麻之欲其堅也

以為食謂賣以供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

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為聖人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

學焉陳良蓋楚之儒者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耕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此敘陳相倍其師而從許行之學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殍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養殍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之言

即所謂神農之言而班固所謂農家者流蓋此類耳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煮斲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朱氏曰此語八

反皆孟子問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

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復問也

且為也陳相自知其說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孟子即其言直排許行與民並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

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朱氏曰路

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天下之通義也首四句蓋皆古語而孟子引之復申其意言治天下者不可耕

且為也

此陳相述許行之道而孟子反覆辨論以明

君人者之不可與民並耕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朱氏曰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安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稔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

**舜使益掌火益**  
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於是生民之害初除蓋堯舉舜而敷治舜復舉禹疏九河淪

**禹疏九河淪**  
益等四人各任其職詳見下文

**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  
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疏通也分也九河爾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治也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各益至是生民之害大除也朱氏曰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人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  
藝植也言生民之害已除而稷得教稼穡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  
稽民人始育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  
人之有道者言人必有五倫之道也契亦舜臣名司徒教官言民害已除民生已育則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又教以人倫也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堯總命

舜及四臣戒之而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僻者  
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扶之使自得其  
所矣振德卽上所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謂教以人倫是也言此以總結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  
上文之意也

阜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  
也易治也言大人小入各皆有其憂而大人固不暇憂小人之憂也分人以財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惠本小  
矣忠亦  
有限為天下得人則德澤廣被教化無窮而其  
所及者溥此仁之所以為大也故以天下與人  
雖惠之大者而不比為天下得人為難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阜陶是也孔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  
耳則猶準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巍巍高大之貌而如古通用如不與言舜之  
有天下自其功德隆盛之所致雖堯與之而猶不與也  
此歷舉堯舜之事而言其憂民之切舉賢任  
能各治其事不唯不暇耕亦不必耕也此所  
以為仁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夏諸夏禮  
義之國也

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陳良楚產也悅周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久而遂倍之產生也陳良生于楚在中

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

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背其師之學而從許行

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

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

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三年古者為師心喪

也任擔也失聲謂悲不能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夫子三子者思見夫子而

而自惑其思也江漢清冽濯之至潔秋陽壯且

暴之善乾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之德尤

輝純粹不可復加非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

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

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

幽谷者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

鳴嚶嚶出自幽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

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孫氏夔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孟子言陳良以楚產北學于中國是善變者也今陳相背其師說而學許行則是不善變矣

此責陳相倍其師而學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

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

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

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為孟子言許子之道如此五尺之童謂幼小無知也言其敦淳朴而物不一價市中所驚之物唯因其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而不

相欺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徙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

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

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倍一倍也徙五倍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目然自倍徙什佰至於千萬不可得而齊之今子乃為一切之法歎合而同之則是亂天下之事也物之不能無精粗猶其不能無大小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槩而一其價則人皆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此辨許行之道不惟不能使人無偽而其相率而為偽適足以亂天下也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道者夷之，名徐辟，孟子弟子。朱氏曰：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朱氏曰：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易天下謂移易

天下之風俗也。孟子舉墨子之教而言其治喪貴薄而賤厚。今夷子尊墨子之道而厚葬其親者，何哉？蓋其心有不安者，故就此以曉之也。

此孟子不遽見夷子而姑就其所明以詰之，欲其自得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朱氏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也。又曰：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徐子以告

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孟子言夷子以書語謂為愛其兄之子，與愛其鄰之子，本無差等乎。蓋書之取譬，本謂小民無知而犯法，皆上之失政使然，猶赤子無知而入井，故君子者必若保赤子，可矣。非愛無差等之謂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言天之生物，必由一本，而出有祖而後有父，有父而後有兄弟，又推之以及他人，故其愛之自有差等於物，亦然。今夷之二本，故為愛無差等，而又謂施由親始，其不倫如此。二本者，猶言千萬本也。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歿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

又為夷之

舉上世之事，以明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路傍坑，壑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嘍，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朱氏曰：不能不視，而又不可忍，正視也。夫泚也，非為人泚，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

夫泚也，非為人泚。

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

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朱氏曰：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反覆也。藁，裡籠申之屬。言取土而掩之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人子之至情，而本不可非。則孝子仁人所以葬其親者，亦必有其道矣。但夷之不知焉耳。

此孟子正夷子之誤，而且明墓埋之禮出於

人心之自然，而非有強之也。

孟子卷之三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趙氏曰：命之猶言受教矣。

右第五章  
厚葬其親人子之至情，蓋因吾心之固有，而非有強之也。夷子之厚葬其本心之明，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但蔽於所學而不自知其非，故孟子因其開明之端，納約自牖，宜乎其言易入，而彼惑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不見諸侯，謂非其招則不往見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言所屈者小而所伸者大也。陳代譏孟子苟守小節而不通時宜也。志之言蓋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非有道之言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景公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孟子子古義 卷之三 二十一 古義堂藏

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元首也。朱氏曰：志士固窮，常念志而歎，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處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

此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言枉尺直尋猶似可為至，於枉尋直尺則不可為苟

以利而已，則亦將為之，而不自愧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

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

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強

嬖奚乃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

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掌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

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為今良賤嬖奚之不能射。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也。此阿黨也。言御者賤役尚且羞枉己，且子過相黨流可以君子而不知所羞乎？

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言枉己者不能直人，之意以斥枉凡直，尋之非也。

此論枉尺直尋之非。

右第一章

陳代曰：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淳于髡亦云：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可見當時既皆以禹稷伊呂期孟子，然而其言皆不為所取，蓋得規矩而

後得能成方圓，舍規矩而能成方圓者，未之有也。聞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未聞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蓋必然之明效，不易之定理，萬世莫之能違焉。學者讀大賢之書而不知大賢之旨，則亦二子之流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

使相攻伐故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

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

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

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

順為正道也言二子說諸侯必依阿逢迎曲從

其意乃妾婦順從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其道獨善其身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伸挫其志也

右第二章

何氏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

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

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

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 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

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也朱氏曰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曰士之失位也

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菜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菜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衣服祭服也惟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牲殺此所以覆器者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

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趙氏曰孟子言仕之為急猶農夫不可不耕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復問也仕國謂可仕之國也君子謂

孟子朱氏曰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如亦媒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乃一章



之大旨當與論語子路丈人問答章參看

右第三章

論仕進之道此章盡之矣後世或不論  
由其道與否槩以隱為高以顯為濁以  
處為崇以出為卑大非聖賢之意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也傳猶乘傳之

日傳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孟子既答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更言不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通功易事謂農出粟以易械

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於此有人

為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

入則孝出則弟足以勸獎世教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足以維持世道其有功於天下萬世不亦甚大乎而彭夏曰士無事而食其未達此義乎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既答又難之也言凡有功於子者皆當養之豈問其志之求食與否哉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牆壁之飾也

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言無功者志雖求食而不得則有功者之當食明矣

右第四章

陳氏標曰此章當與士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在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夏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而不審其大

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  
 有功於吾道者矣。○此明為仁義者之  
 有益於國家也。君子之在草莽也非但  
 繼往聖而開來學足以維持世道足以  
 檢束人心清議由是不墮邪說由是不  
 肆雖無赫赫之驗而有冥冥之功何得  
 謂無事而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弟子 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  
 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  
 與也餉亦饋也書語今見古文尚書  
 仲虺之誥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言四海之民因此而謂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取之乃為匹

夫匹婦之被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

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

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

前此引成湯之事以明王者之無敵于天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

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孟子子櫟括古書

事有攸不為臣惡紂虐而不欲為之臣也匪與

篋同玄黃幣也朱氏曰緇繼也猶言事也言其

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休美

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附歸服也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

而不為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今古文尚書有

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

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文取其  
殘之義

此又引武王之事以明行王政則雖以天下  
之大而不能敵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

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趙氏曰萬章

楚不得行王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

右第五章

夫力有限而德無窮力似強而易衰故  
有限德似寬而本剛故無窮王者之所

以能無敵於天下者以其任德而不恃  
力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戴不勝宋臣蓋得政柄且有心於為國者孟

子欲其躬招賢者以成正君之功故問以發

之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齊語齊人語

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

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謹也莊嶽

此孟子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薛居州亦宋臣朱氏曰小功君之

右第六章

輔氏廣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

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  
朱氏曰：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

此言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

甚，迫斯可以見矣。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君聞其賢欲就

而見之。二子以未為臣，不  
有見之，迎謂求見之切也。

此言雖未為臣，亦有可見之義。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亾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  
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矚視也。  
陽貨欲使孔子由大夫賜士之禮，亦拜而見已。  
也。孟子言是時陽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見  
耶？蓋夫子之於小人，或不得已，時見之，况二君  
之賢而強求見，  
何可辟之哉。

此引孔子之事以斷段于木泄柳之過甚。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

治畦之人也。言小人也。諂，諂諛也。夏畦，夏月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合而言。與，人

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由是觀之，則由是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引二子之言以明有所養者必不背不俟  
其禮而輒往見之也。

右第七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今茲今年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若知其為非義則當速改不可一日遲留焉

右第八章

管子曰輔氏廣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

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宵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張氏栻曰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言生民以來迭有治亂其治必由聖賢之生其亂則暴君之所致也

舊解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此非孟子之意也。自古治亂之驗雖有大小久近之殊而考其所從則未必不由人事之得失也。故學者當考人事之得失而不可言氣化之盛衰也。若專論氣化則奚待聖賢之生亦奚貴學問為。孟子專論人事之得失而未嘗言氣化。觀本文可見矣。

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水逆行下流壅塞而倒流湧溢也。語見古文尚書大禹謨篇。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言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  
 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暴君謂夏太康履癸股  
 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草木之所生  
 也澤水所鍾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  
 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  
 東  
 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  
 皆紂黨虐民者也書語見古文尚書君牙篇丕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  
 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

此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有又古字通用益  
 指周室東遷之後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天子之事謂禮樂  
 征伐也論語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也蓋春秋所  
 載皆禮樂征伐之類故曰天子之事也又曰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之作春秋是以庶人  
 議天子之事其迹似僭而實懼道之永絕於天  
 下故曰知我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

此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蓋春秋之書專為禁暴行而作。然邪說暴行兩者相因。苟能禁暴行則邪說亦不得肆。故孟子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繼之曰孔子懼作春秋。蓋為此也。後篇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亦此意爾。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朱氏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充塞仁義謂邪說塞路使仁義不得行也。公明儀之言本言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之害。孟子引之。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非止率獸食人而已。人將為禽獸相食其害愈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也。朱氏曰閑備也。放驅而遠之。孟子自言其除亂反治之

此功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楊墨之必害於世道以自明其言之可信而非徒好辯也

此孟子自言距楊墨以衛聖道也其意以為自周已來暴亂相尋生民塗炭距楊墨放淫

辭者皆不得已之心而非好辯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

也夷狄猶夏為生民之害故取而并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不得掩其惡故懼

上文詳述三聖人之事上此又約而言之以

明有一聖人生則易亂為治速於桴鼓迅於影響將以自任其責而繼三聖者之功則先

儒言氣化盛衰者乖孟子之本旨於是益可

見矣

詩云我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引詩而言楊墨之說亦聖人之所必廢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設淫解見前篇

承繼也三聖禹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雖言

周公孔子也不得施澤於當時然排斥邪說使其不得行則

仁義行人倫正矣其功雖不及聖人亦聖人之徒也

此總敘禹周公孔子所以有大功於生民而

卒歸之於己欲正人心息邪說距放淫以

承三聖者故又重言其不得已之心以明其

非好辯也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

心可也

右第九章

自古撥亂反正之功必賴聖人之生然

洪水猛獸之禍止於人身之被其害而

楊墨之禍則至於人心斲喪而無父無

君人將相食故人身之禍易救而人心

之禍難醫此孔孟之所以為天下萬世

慮至深遠也先儒以孟子之功為不在

禹下蓋為是也夫人道之有仁義也猶

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得

而偏廢焉。故聖人言仁，必有義在；言義，必有仁在。廢一則不可，正道之與異端，正判於此。楊朱為我，是廢仁也；墨子兼愛，是廢義也。若佛老虛無寂滅，是又併仁義而無之者也。其悖於道甚矣。而如世之為詞章記誦之學者，雖假名聖人，然其所立非仁非義，適足以充塞仁義，隳壞人倫焉。則其害可勝道哉。後之欲正人心息邪說者，亦當與楊墨一例距。

之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二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陳仲子亦齊廉士。朱氏曰：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蠮蟻蠮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將取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齊之士多恣義，狗祿故以仲子為指中之大者。操有所守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欲充其所守之志，則惟如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申言仲子之不能充其操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言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而其所從來之或非義亦未可知則是亦不能如下蚓之無求於人而自足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纼以易之也

辟績麻也纼練麻也匡章言所居所食雖或有不義者然彼自食其力而無求於人則亦不害其為廉士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煩願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祿萬鍾也鰕鰕聲也煩願而

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則一無所食所居而後為能充其類而今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室則是其操猶未能盡充唯為蚓而後可能充焉耳

此反覆以明仲子之行皆非人之所當為而適足以亂人倫

右第十章

天道通于天下達于萬世人不待由焉而不能不由之者也故一人知之而天下不能知者非道一人行之而天下不能行者亦非道是故聖人立教必以五倫為本語道必以仁義為要論德必以中庸為主欲其通于天下達于萬世而

人人可能也仲子之廉一倡而好潔者或效之其不至於無父無君也者幾希此誠行之甚也

孟子古義卷之三終



